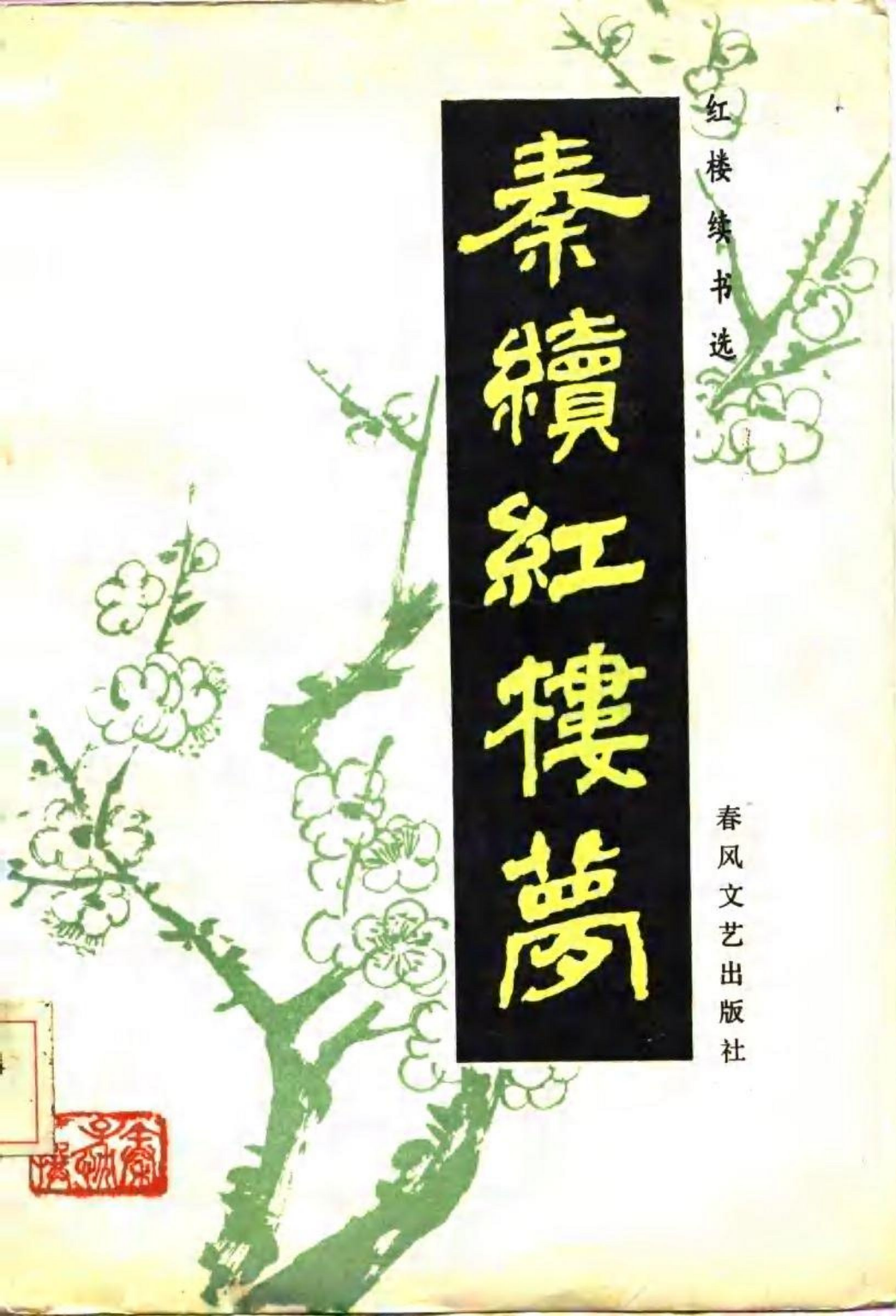


红楼续书选

秦續紅樓夢

春风文艺出版社



秦续红楼梦

Qin Xuhong Loumeng

秦子忱 撰

杨力生 钟离叔 校点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34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5 $\frac{1}{4}$ 插页：2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责任编辑：林辰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827

定价：3.45元

本书出版说明

《续红楼梦》同名有二书：一为秦子忱著，一为晚出之海圃主人著。为避免二书混淆，此次校点出版时改题为《秦续红楼梦》。

秦子忱，陇西人，名都阆，号雪坞；是位军人，曾任兖州都司。当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刊行时，他于嘉庆二年开始撰《续红楼梦》，嘉庆四年梓行问世。

军人著书，引人注目。所以谭溱有“将军不好武，更搜今求古，只为那金钗无主”的题词。秦子忱以为：《后红楼梦》“大率与原本相反”，“于人心终觉未惬”，便“无端滥续红楼梦”。郑师靖评曰：“遂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

对于《秦续红楼梦》，清人因其“神仙人鬼混杂一堂，荒谬无稽”便“戏呼为《鬼红楼》”，但还认为“较《后梦》之索然无味似胜一筹”（《忏玉楼丛书提要》）。而我们今天校点出版此书，则全不以前人之评价如何为转移；深信现代的读者，会拨开其人鬼混杂的荒诞的外壳，从探讨作品的内核入手，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可用，有所发现。

应当指出，《秦续红楼梦》的语言文字与众书不同，方言俗语颇多。因之，书中通假字、谐音字等，仍如其旧；即如借字混用、不统一等情，亦存原貌。

编者

一九八四年

《红楼续书选》弁言

第一部《红楼梦》续书，是逍遥子撰的《后红楼梦》。大约产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以后到嘉庆元年（1796）之间。他在自序中说：“曹雪芹《红楼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欲家置一集。”这位熟知《红楼梦》由传抄到梓行过程的当代见证人，只说“自铁岭高君梓成”，却一字未提在他以前是否有什么人续过《红楼梦》；他只说《红楼梦》由于“铁岭高君梓成”才“一时风行”起来，更未提《红楼梦》的其他版本。于是，他便假称“同人相传，雪芹尚有《后红楼梦》三十卷”，撰写了《后红楼梦》。从此，掀起一股为《红楼梦》作续书之风；此风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各种各样的红楼续书竟多达三十余种。

一九八一年，当我们着手编辑明清两代缺失小说作品时，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在明末清初小说史的图表上，有着一条由高而低——由低而高——再由高而低——“两高”“两低”相比又都是由低而高的阶梯——这样的一条马鞍式的曲线。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这里是否蕴藏着小说发展的自身规律呢？于是，我们撇开了大家都熟知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高”，而着手去发掘那些人们还不怎么熟悉的、被弃置的“两高”之后的那些二、三流和不入流的“两低”的作品。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编辑有责任把原来的设想向读

者交代清楚。所以，在《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出完二十种后，提前把原计划中的《红楼续书选》编印出来，并且写了这个弁言。

弁言实属多余，但多余的话有时还要说几句的。

中国的小说史上多续书，而且几乎没有一部续书的艺术质量可与前书相媲美——这是勿庸置喙的。因之，就某一部续书本身来说，视之为“续貂”，叫做是“蛇足”，并不为过，甚至说是“狗尾之不若也”也未为不可。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这只是以前书之长比续书之短，从艺术比较的角度去看待续书。而就另一方面来说，续书的出现，做为小说史上的一种已经发生过的现象，做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做为小说发展在某一阶段上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这又说明了一些什么呢？清人刘廷玑可以凭个人的爱憎而任意褒贬，因为一位小说评论家，他可以止于仅限作品本身的以至于作品局部的评论；而对于小说史的研究者，则需要非但不一遗佳禾，更须不弃莠草；要总揽全局——历数小说发展的足迹，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从而探讨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

续书，就其广义而言，包括对前书（以及前期有关故事）的增删、加工、改写、补撰，以使前书及有关故事更加充实和完美。如余邵鱼的《列国志》后经冯梦龙改订为《新列国志》，蔡元放又写了《东周列国志》。褚人获继熊大木等人之后撰《隋唐演义》，以及钱彩于熊大木等人之后撰《说岳全传》等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屡见不鲜，曾经是提高小说艺术水平的一种写作形式。就其狭义而言，也有两种类型：一

是就前书中人物或情节进行引申或者衍义，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无名氏的《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之类；二是对前书立意之反动（全部的或者局部的）如《后西游记》、《荡寇志》之类。

综观中国小说史，尤其是明清两代，从内容方面去续作，和在形式方面的摹拟，这两类小说作品数量之多，是不容忽视的。假如在研究小说发展史时我们统以“续貂”、“效顰”而弃之，那么我们将不仅看不到小说史的全貌，而且一些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现象及其渊源关系，也便无法理解了。

在小说名著中，《红楼梦》的续书最多，也算得上又一个世界之最吧。这现象尤足发人深思。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论人物塑造之高超，或故事描述之完整，已无可补续了；更何况接前书已死去的人物，或还魂，或升天，或转生，自必陷于荒诞离奇。续书作者不是不可以另假人物自成一书，而他们为什么要不避荒诞离奇之诮，宁为续貂之讥呢？借前书之盛名以求售贸利者可能有之，但不是主要的。仲振奎说：《后红楼梦》“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红楼梦》传奇跋）。郑师靖说：“《红楼梦》为记恨书”，《续红楼梦》“遂使饮声吞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续红楼梦》序）。看来，续书所涉及的不是艺术质量的高低，而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的悲剧与喜剧、现实与理想、歌颂与暴露及其关系等等理论上的问题。

从第一部红楼续书问世以后，便议论纷纷。虽然毁誉相兼但毁多誉少。然而为什么在一片责难声中竟不断有人冒文人之大讳而作续书？且续书之风愈演愈炽呢？清末著名小说家吴研人有一段解释，说：“《红楼梦》出版以来，后人又撰了多少

《续红楼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我这个《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关。”（《新石头记》第一回）吴研人的这番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原来《红楼梦》以其深刻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续书的作者们，围绕着《红楼梦》所提出的家庭的、婚姻的、伦理的、道德的……种种社会问题，抒发着自己的怀抱，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例如，逍遥子主张林黛玉不要那么柔弱而任人摆布；吴研人则以维新的眼光看宝、黛，并寄以爱国自强之心；而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又派宝玉、黛玉到日本留学去了。看来，红楼续书又不仅仅是个小说艺术问题，它们在研究社会思想史方面的价值，似乎超过了它们的艺术价值。

红楼续书，都披着一件色彩浓重的荒诞离奇的外衣而令人生厌，又都以其对前书中的人和事提出了相同与不相同的看法而令人深思。例如，《后红楼梦》通过贾政之口，说宝、黛的悲剧全是王熙凤一手造成的；而秦子忱《续红楼梦》则通过王熙凤在林黛玉面前作了辩白，说他只不过嘴尖舌快说出了老太太和王夫人的心里话，主意是由他们拿定的。他如对晴雯、金钏儿之死，对袭人之嫁，对尤氏姊妹的命运，以至于对焦大、周瑞家的、妙玉、一僧一道……等等人物莫不有所评论。勿庸琐述，与其把红楼续书当作小说，勿宁看作是《红楼梦》的“评论集”。

如上，作为弁言已经写得很长了，而对于续书的问题和红楼诸续书，这里只不过涉及其一鳞半爪，且语焉不详。假如有

人诘问，而且上述赘言又不能说清，那么这里也只好补述一句：因为它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不是对历史的郑重态度；回避，不是办法，那等于我们自己决心不想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研究古代小说，不仅要从文学艺术的、小说史的角度去研究，而且要从社会学、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去研究；也只有多方面、多角度地去进行研究，方有益于全面理解历史的存在。

林 辰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于大连
第二次明末清初小说座谈会座谈之余

序

《红楼梦》为记恨书，与《西厢记》等。顾读者不附崔张酸鼻，而咸为宝黛拊心者，续与未续之分也。然离而合之易，死而生之难。

雪坞秦都阆，以陇西世胄，有羊郤风。韬铃之暇，不废铅槩。辄然谓予曰：“是不难，吾将燕返魂香补离恨天，作两人再生月老，使有情者尽成眷属，以快阅者心目。”未操笔，他氏已有《后红楼梦》之刻，事同而旨异。

雪坞乃别撰《续红楼梦》三十卷，著为前书衍其绪，非与后刻争短长也。余读之，竟恍若游华胥、登极乐、闯天关、排地户，生生死死，无碍无遮，遂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抑亦奇矣。虽然，岂徒为梦中人作撮合哉！夫谢豹伤春，精卫填海，物之愚也而人效之；鲲弦莫续，破镜难圆，天之数也而人昧之。要惟不溺于情者能得其情之正；亦惟不泥于梦者始博夫梦之趣。

雪坞以梦续梦，直以梦醒梦耳。嗟乎！梦有尽而情无尽，虽犹是游戏笔墨，而无怨无旷之抱负，已覩其概。此真十洲连金泥续弦胶也。彼续西厢之诮鳧胫貂尾者，又乌足并论。书以质之，雪坞以为然否？

秀水弟郑师靖药园拜题

题词

将军不好武，更搜今求古。只为那金钗无主。续纂黄梁离恨天堪补。仙缘了孽冤，幻境无愁苦。漫拟猜天曹地府，笔蕊生华原向梦中吐。

——调《南柯子》

易水弟谭滌拜题

《续红楼梦》凡例

一、书中所用一切人名脚色，悉本前书内所有之人。盖续者，续前书也。原不宜妄意增添，惟僧道二人在大荒山空空洞焚修，若无童子伺应，似属非宜。故添出一松鹤童子，此外悉仍其旧。

一、前《红楼梦》书中，如史湘云之婿，以及张金哥之夫，均无纪出姓名，诚为缺典。兹本若不拟姓名，仍令阅者茫然，今不得已妄拟二名。虽涉穿凿，君子谅之。

一、书内诸人，一切语言口吻悉本前书，概用习俗之方言。如“昨儿晚上”、“今儿早起”、“明儿晌午”，不得换“昨夜”、“今晨”、“明午”也。又如“适才”之为“刚才儿”，“究竟”之为“归根儿”，“一日、两日”之为“一天、两天”，“此时、彼时”之为“这会子、那会子”皆是也。以一概百，可以类推。盖士君子散处四方，虽习俗口头之方言，亦有各省之不同者，故例此则以便观览，非敢饶舌也。

一、前《红楼梦》书中，每每详写楼阁轩榭、树木花草、床帐铺设、衣服、饮食、古玩等事，正所以见荣宁两府之富贵，使读者惊心炫目，如亲历其境、亲见其人、亲尝其味。兹本不须重赘，不过于应点染处略为点染。至于太虚幻境，与天曹地府，皆渺茫冥漠之所，更不必言之确凿也。

一、前《红楼梦》开篇先叙一段引文，以明其著《红楼

梦》所以然之故，然后始入正文，使读者知其原委。兹续本开篇即从林黛玉死后写起，直入正文，并无曲折。虽觉突如其来，然正见此本之所以为续也。虽名之曰《续红楼梦》第一回，读者只作前书第一百二十一回观可耳。

一、《后红楼梦》书中，因前书卷帙浩繁，恐海内君子或有未购，及已购而难于携带，故又叙出前书事略一段，列于卷首，以便参考。鄙意不敢效颦，盖阅过前书者再阅续本，方能一目了然。若前书目所未睹，即参考事略，岂能尽知其详。续本纵有可观，依旧味同嚼蜡，不如不叙事略之为省笔也。

《续红楼梦》弁言

《红楼梦》一书，脍炙人口者数十年。予以孤陋寡闻，固未曾见也。丁巳春，余偶染疮疾，乞假调养，伏枕呻吟，不胜苦楚。闻同寅中有此，即为借观，以解烦闷。匝月读竣，而疾亦赖是渐瘳矣。然余赋性痴愚多愁，每有夸父之迂，杞人之谬。疾虽愈而于宝黛之情缘终不能释然于怀。夫以补天之石而仍有此缺陷耶！

公暇过东鲁书院，晤郑药园山长，偶及其故。药园戏谓曰：“子盍续之乎？”余第笑而颌之，然亦不过一时之戏谈耳。迨药园移席于滕，复致书曰：“红楼已有续刻矣，子其观之乎？”余窃幸其先得我心也，因多方购求。窥全豹，见其文词浩瀚，诗句新奇，不胜倾慕。然细玩其叙事处，大率与原本相反，而语言声口亦与前书不相吻合，于人心终觉未惬。余不仅故志复萌，戏续数卷，以践前语。不意新正药园来郡，见而异之。一经传说，遂致同寅诸公群然索阅。自惭固陋，未免续貂，俯赐览观，亦堪喷饭，又何敢自匿其丑而不博诸公一抚掌耶。

嘉庆三年九月中浣雪坞子忱氏题于兗郡营署之百甓轩
词曰：

堪叹吾生真懵懵，一往情深，每代他人恻。曹子雪芹书可诵，收缘殊恨空洞洞。钗黛菱湘才伯仲，倏恍风流，更有妖韶风。斧在班门原许弄，无端滥续红楼梦。

——调《蝶恋花》

目 录

- 第 一 卷 绛珠宫黛玉悟天机 (1)
太虚境警幻谈因果
- 第 二 卷 讯鸳鸯凤姐受虚惊 (13)
救妙玉香菱遇亲父
- 第 三 卷 黄泉路母女巧相逢 (30)
青埂峰朋友奇遇合
- 第 四 卷 观音庵凤姐遇秦钟 (45)
酆都城鸳鸯见贾母
- 第 五 卷 庆生辰元妃开寿宴 (60)
得家报黛玉慰芳心
- 第 六 卷 试真诚果明心见性 (74)
施手段许起死回生
- 第 七 卷 碧落黄泉寻踪觅迹 (85)
红颜白发痛子思夫
- 第 八 卷 梦相逢钗黛两无嫌 (103)
叙幽情鹃莺各为主
- 第 九 卷 小宁馨喜降荣禧堂 (115)
母蝗虫再醉怡红院
- 第 十 卷 狠子嗣平儿祷神明 (131)
滞婚姻贾环怵父母

第二十四卷	蒋玉函壁还茜香罗 冯紫英芹献鲛绡帐	 (343)
第二十五卷	恣闺谑戏和石头诗 逞才华再建海棠社	 (359)
第二十六卷	逢国庆贾氏增爵禄 沐皇恩元妃再省亲	 (381)
第二十七卷	酬仙惠建庙祀三贤 报亲恩称觴祝二老	 (400)
第二十八卷	传大道妙玉离太虚 证仙缘惜春成正果	 (417)
第二十九卷	享祭祀魂返大观园 庆团圆神游太虚境	 (431)
第三十卷	警幻女增修补恨天 悼红轩总结红楼梦	 (452)

第一卷

绛珠宫黛玉悟天机 太虚境警幻谈因果

话说林黛玉，自那日属纆之后，一点灵魂出壳，亦不知其死。出了潇湘馆，悠悠荡荡而行。四顾茫茫，不知身在何所。心中正然惊疑，忽闻迎面有鼓乐之音，绣幢翠盖，飘飘扬扬而来。只见女童数辈，上前稽首。内有一人，明眸皓齿，鬢发垂髻，笑问道：“姑娘可好？相别数载，姑娘可还认得我么？”黛玉闻言，细视其人，十分面熟，却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乃问道：“你是谁啊？好象在那里见过你似的？”那人笑答道：“我是服侍太太的丫环金钏儿，姑娘如何就忘了呢？”黛玉闻言，不胜惊疑道：“你不是那年投井死了么，如何又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金钏儿答道：“此处名为太虚幻境，乃天仙极乐世界。我们奉警幻仙姑之命，伺备彩轿，特来迎接姑娘。”黛玉又道：“我并不认得什么警幻仙姑，接取我何缘故？”金钏儿道：“此乃天机，见了警幻仙姑自然分晓。”说着，只见几个女童抬过彩轿，金钏儿搀扶着黛玉坐好，四个女童抬起，行走如飞。前面绣旗引路，翠带飘扬，鼓乐喧阗，十分热闹。黛玉坐在轿中，心下狐疑。低头一看，只见自己华冠绣服，并非家常打扮，恍然惊悟：“莫非我身已死？”回想卧病时焚诗烧稿与紫鹃悲恸之事，又不知宝玉果真娶了宝钗，目下是何光

景？眼中不觉流下泪来。急又一转念道：“我生来薄命，父母双亡，依靠外祖母家。虽然老太太十分疼爱，倒底不比自己家中。宝玉既然负心，更复何望，死了到也干净。既有鼓乐接引，自必是天仙福地，且看他们把我抬到那里。”一路行来，远远但见一个石头牌坊，玲珑剔透，上面横书斗大的四个金字：“太虚幻境”。又有一副对联云：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金碧辉煌，上面一匾，横书四个金字云：“孽海情天”。又有幅长对联写道：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黛玉看罢，心中诧异道：“这么一个极好的所在，如何题出这样的话来？”正然寻思，只见轿走如飞，转过宫门后面，又有一座牌坊，上面横书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两边也有一幅对联，写道：

假作真来真胜假

无原是有有非无

黛玉看毕，又想道：“此处匾联的话语，却如何与前面的大不相同？”正不知是何意见，但又见转过牌坊，也有一座宫门，上面横书一匾，大书“福善祸淫”四个金字，也有一幅长联，写的是：

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

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

黛玉看毕，正在沉吟玩索间，忽见前面别一洞天：宫门高耸，殿阁巍峨，十分都丽。转过两层，便是一垂花门；进了垂花